周禮正義

周禮正義卷五十四

瑞安孫詒讓學

夏官司馬第四鄭目錄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故曰統六師平邦國【疏】夏官司馬第四者阮元云唐石經作第七非　鄭目錄云象夏所立之官者司馬於六官爲第四於四時當夏故象之而稱夏官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云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者說文馬部云馬怒也武也左襄六年傳宋平公謂華弱爲司武杜注云司武司馬藝文聚職官部引韋昭辯釋名云大司馬馬武也大總武事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

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云夏整齊萬物者鄉飲酒義云夏之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釋名釋天云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養長與整齊義相成故亦爲整齊萬物也云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者掌邦政叙官文平諸侯正天下卽所以整齊之此明象夏立官之義云故曰統六師平邦國亦叙官文六師卽天子六軍詳後疏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孝經說曰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疏〕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者大宰六典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是也

注云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者政正聲類同論語顏淵篇云政者正也釋名釋言語云政正也下所取正也管子正篇云正之服之勝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案此即鄭目錄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之義引孝經說曰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者賈疏云是孝經緯文亦是正者先自正已之德名以行道則天下自然正引之以證正不正之事案鄭凡引緯皆稱說詳大司樂疏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輿眾也行謂軍行列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疏】大司馬卿一人者政官之正也書顧命成王召六卿偽孔

傳謂畢公爲司馬詩淇奧孔疏引鄭注同又毛詩大雅常武傳云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並卽大司馬卿也云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者政官之貳也大射儀有司馬正賈彼疏謂卽小司馬又有司馬師亦司馬之屬官也云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者政官之攷也國語晉語悼公使魏絳爲元司馬在輿司馬之上葢卽此軍司馬韋注亦云中軍司馬也江永云晉制敘軍將佐之後有司馬猶之軍司馬也云輿司馬上士八人者晉語悼公使藉偃爲輿司馬卽此官也云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者賈疏云此序官從大司馬至府六人其數與諸官同自史以下則異諸官皆云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獨此官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與諸

官異者以大司馬大攝六軍軍事尙嚴特須監察故胥徒獨多

注云輿衆也者淮南子兵略訓云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許注云輿衆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賈疏云按左氏傳僖二十八年晉侯聽輿人之誦是輿爲衆之義也云行謂軍行列者毛詩周南卷耳箋彼周行傳云行列也云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者賈疏云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注云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以所加三軍者謂之三行彼名軍爲行取於此行司馬之名也易被云左傳魯會晉師于上鄍輿帥受一命之服晉享六卿于蒲圃輿尉受一命之服所謂輿者車也晉作三行以禦狄其後晉中行穆子與無終及羣狄戰于太原

毀車爲行所謂行者徒也成周蒐田之法險野徒爲主易野車爲主於是設二三司馬之屬專掌車輿徒之任黃度亦云輿司馬率車行司馬掌卒軍司馬兼掌之詒讓案易氏據左成二年服元年傳證輿爲車行爲徒左傳杜注亦謂輿帥主兵車其說可通將載康林喬蔭說亦同竊疑詩唐風彼汾沮洳有公路公行公路即輿之長帥公行即行之長帥與此輿行兩司馬義同惜諸職幷亡無可質證附著於此以備一義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有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

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
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選
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鄭司農云王六
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故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
又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
六師以修我戎既儆既戒惠此南國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
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于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
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百人爲卒二十五
人爲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疏]凡制軍者此經宋
以來版本並不跳行今從唐石經孔繼汾謂若地官鄉老鄉大

夫鄉吏之比是也此王及邦國治軍之制及將吏爵等之差制軍者謂平時計戶任民以豫定其軍籍也江永云春秋時晉作二軍三軍三行新軍六軍魯作三軍舍中軍皆於不時作之爲中軍爲上軍下軍人有所隸之軍軍有所統之將非待出軍時始作之案江說是也云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者一軍五師之人數也此軍師旅卒兩伍以下人數穀梁襄十一年范注左傳昭八年杜注引司馬法文並同彼本出於夏官官法之遺也國語齊語管子作內政以萬人爲一軍又說文車部云四千人爲軍亦與此經不合未知所據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者玉海食貨引三禮義宗云天子六鄉六遂故有十二軍諸侯三鄉三遂故有六軍次國二鄉二遂故有四軍小國一

鄉一遂故有二軍鄉爲正軍遂爲副倅故云天子六軍諸侯大
者三軍次二軍小一軍皆據正軍而言不數副倅賈疏云此大
國次國小國者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則上公爲大國侯伯
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魯是侯爵而魯頌云公徒三萬注云萬
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
成數也然當僖公之時其實二軍故襄公十一年作三軍則前
無三軍矣若僖公時有三軍則中間應有舍文注詩爲三軍者
作詩之人舉魯盛時而言若然魯公伯禽之時則三軍矣魯語
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又云今我小侯也明大侯之
時有三軍矣鄭荅林碩爲二軍之大數者以實言之也白虎通
義三軍篇云國必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

安不忘危也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案班引穀梁說者據襄十一年傳云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蓋師軍散文通稱范注以六師爲萬五千人非傳義也古書說天子皆六軍惟侯國軍制文多錯互公羊隱五年何注云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疑即本穀梁說三略中略云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則疑以方伯當大國諸侯當次國然又無小國諸文並與此經不合春秋繁露爵國篇又謂公侯大國四軍其一軍以奉公家凡口軍三次國小國亦口軍三但口數遞減附庸則口師三此制古所未聞尤不足據周書武順篇云五伍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

居後曰敎左右一卒曰閒四卒成衞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此疑亦論侯國三軍之制其一元卒即此經之兩一伯即此經之卒數同而名異自伯以上各以三遞乘至辟而領二萬四千三百人則與此經大國三軍之數遠不相應不足取證云軍將皆命卿者江永云鄉出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帥命卿卿即鄉大夫亦即王朝之六鄉也詒讓案六軍出於六鄉其軍將以下即六鄉之吏也至出軍征伐則王於軍將之中特命一人爲統帥而鄉吏之中閒有不任武事者則或依爵秩易置之六鄉制軍命將之法蓋大略如是其六遂及都鄙雖無豫定之軍籍而或遇征伐事多及師不攻六軍不足用則亦調發及之其軍制及卒伍

之等數亦當與六鄉略同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者江永云州出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中大夫即州長也黨出五百人爲旅旅帥下大夫即黨正也族出百人爲卒卒長上士即族師也云二十有五人爲兩者舊本並脫有字惟唐石經作廿有五人爲兩今據補此以車一乘爲名也書牧誓敘孔疏引風俗通云車有兩輪故稱爲兩蓋兩即車一乘之名故毛詩召南鵲巢傳云百兩百乘也在軍則以五伍共衛一車因謂二十五人爲兩孔廣森云古者車戰故賦輿之法以乘爲主而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不言其車數以詩考之軍蓋五百乘乘蓋二十五人天子六軍而采芑曰其車三千魯僖公時二軍而閟宮曰公車

千乘五百乘爲軍是其明證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之首
輛也二十五人而車一輛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
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然此唯六鄉制軍之數如是其郊遂以外
井地制賦所謂甸出長轂一乘者與此不同案孔說甚塙古說
兵車卒伍多謬援丘甸一乘七十五人之法釋制軍之車乘詩
小雅采芑云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鄭箋云戎車三千乘其士卒
皆有佐師扞敵之用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孫子作戰篇云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
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吉天保集注引曹操云馳車輕車也駕駟
馬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重也一車駕四馬卒十騎一重養二
人主炊家子二人主保固守衣裝廏二人主養馬凡五人步兵

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又引杜牧云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又引張預云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李靖問對引新書說同今案孫子曹注家子二人當作一人依其說則輕車一乘卒步騎共二十人又養家子廄共五人通二十五人其重車一乘則惟有養二人家子一人共三人而已而曹氏新書說攻車每乘三隊守車每乘一隊隊各二十五人攻車即輕車守車即重車也依孫

子注說則輕重車二乘共二十八人兩車各自有廄養等依新書說則輕重車二乘共百人輕車之廄養即以將重車二書同出曹氏而所計之數絕不同攷孫子注本以養二人主炊此與公羊宣七年何注云炊亨曰養正合自是古義而家子與廄各自有所職今張李所引新書乃以炊家子爲一廄養爲一竟似襲孫子注而失其句讀者其不出曹氏殆無疑義杜牧所說兵車一乘七十五人與采芑箋引司馬法同所說重車一乘二十五人則自據曹氏新書說與所引司馬法本不相蒙而後人乃并指爲司馬法佚文不知先秦古書安得有炊家子何讀之謬哉後人說車乘人數並以杜說爲眞出司馬法莫能辨證疏矣金鶚駁鄭詩箋說云夫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耳今用一十八

軍二十二萬五千人古者用兵未有如此之多王者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而謂羨卒盡起其不合者一也閟宮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夫一乘七十五人是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何言三萬此詩盛誇僖之疆豈反少言之乎鄭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不知以三軍言每乘七十五人止須五百乘與公車千乘不合且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是三萬七千五百人當言四萬不應退減其數而言三萬也其不合者二也孟子言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虎賁甲士也若每兩甲士三人則三百兩當止九百人若統士卒言之當有二萬二千五百人何止三千其不合者三也大司馬軍師旅卒兩伍此戰陳不易之法春秋時猶然四兩爲卒二兩則爲卒

之半配偶均齊今以三兩爲一乘則不得以四兩爲卒推而上之旅與師軍之法皆亂矣其不合者四也然則一乘七十五人必不可用之戰明矣周官言五伍爲兩兩者車一乘也蓋兵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士卒不相雜也凡用兵選其强壯有勇者爲甲士又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人持弓矢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爲甲首左傳言獲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士之首也三百人則三百乘也餘甲士七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在車之後也以二十五人爲一乘按之諸書皆合方叔南征車三千乘每乘二十五人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是王六軍之制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閟宫詩言公徒三萬僖公時止二軍也二軍

二萬五千人言二萬舉大數也抑或兼將重車者言之每乘二十五人則千乘適二萬五千人是爲二軍併將重車者計之適三萬也孟子言武王虎賁三千人是甲士三千每乘車甲士十人故革車三百兩也韓非子言武王素甲三千與紂戰亦一證也又左氏閔二年傳云帥車二百乘甲士三千人管子乘馬云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皆無不合周官伍兩卒旅之制更無論矣至齊語云五十人爲小戎此乃管仲變易周制然五十人是二十五人之倍則卽變法之中亦可以知古法也左成元年疏謂對敵布陳必用大司馬伍兩卒旅之法非一乘車七十五人此足以證諸說之謬案金說尤覈黃以周謂周書武順二十五人爲元卒卽詩之元戎亦足證孔金之說至兵中一乘

楚學社本

各以重車一乘載任器又兵車每乘有養家子廄五人非卽將
重車之人並當以孫子注說爲證杜牧及李靖引曹氏新書說
不足據也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者謂甲士徒二十人者步
卒十五人加以廄養等五人也將重車人自有廄養三人御及
奉傍又不在此數要不可以兵車之徒充之炊廄養等五人雖
亦通謂之徒而不在正卒之數故此經以二十五人爲兩此與
魯頌司馬法文本無迕管子乘馬篇說徒三十人奉車兩亦與
司馬法同山至數又云二十七人而奉一乘七當爲五之誤此
蓋不兼廄養言也至孫子馳車一駟甲百人疑春秋以後侯國
之別制曹氏爲騎之說尤非古制與此經卒兩之數不能強合
也漢唐諸儒釋車乘人數率牽於司馬法一乘七十五人之文

故坊記孔疏引五經異義說以魯頌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
軍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不知魯頌正是一乘三十人之制也
司馬法所謂一乘七十五人者據漢書刑法志及詩小雅信南
山孔疏乃都鄙計井出車之法與出車一乘三十人者不同杜
牧張預考之不審乃以一乘七十五人爲制軍出戰之常法以
傅合孫子之義是合鄉遂比閭都鄙丘甸爲一法說皆必不可
通至司馬法丘甸出車徒之法雖與鄉遂不同而出軍則亦以
二十五人爲一乘與鄉遂無異六鄉之士卒出於鄉里而兵車
大車馬牛出於官將重車之人盖出於四郊六遂之士卒出於
遂邑車馬牛亦出於官府重車之人盖出於近遂之公邑所謂
出兵而不出車也若都鄙則軍徒馬牛及將重車者並出於丘

徇所謂出車而兼出兵也蓋都鄙軍籍雖不豫定至有事征調及之則亦必以都鄙之卒配都鄙之車其不能易伍兩之制可知矣互詳小司徒疏又案左隱十一年傳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杜注云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則又以兩爲行未知何據云兩司馬皆中士者江永云閭出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中士卽閭胥也云五人爲伍者通典兵引司馬穰苴云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爲列案比參不能成列故軍法必自伍始云伍皆有長者賈疏云伍長是比長下士不言皆下士者以眾多官卑故略而不言也詒讓案制軍始於伍五伍而成一兩以伍兩車乘之數計之每軍蓋爲車五百乘士萬二千五百人凡軍將

一人師帥五人旅帥二十五人卒長百二十五人兩司馬五百人伍長二千五百人六軍共車三千乘士七萬五千人凡軍將六人師帥三十人旅帥百五十人卒長七百五十人兩司馬三十人伍長一萬五千人大國三軍車千五百乘士三萬七千五百人次國二軍車千乘士二萬五千人小國一軍車士如上每軍之數其軍將以下並如王國之制其鄉數則依軍遞減也此六軍三千乘三軍千五百乘二軍千乘一軍五百乘並立鄉制軍之籍法有增減如魯則初為三軍後減為二軍春秋時復增減不常晉則初為二軍春秋初減為一軍後又增為三軍六軍是也軍增則鄉亦增軍減則鄉亦減可以隨時改易若計井出賦則百井一乘有一定之率方千里者出車萬乘方三百十六

里有奇者出車千乘地無加削則賦亦無贏朒故公五百里出賦可二千五百乘而制三軍則止一千五百乘伯三百里出賦止九百乘而制二軍乃千乘子二百里出賦止四百乘男百里出賦止百乘而制一軍乃皆五百乘所以出賦少而出軍多者軍以鄉制一家出一人賦以井計八家出一人兩法不相妨也若然五等之國唯侯四百里出賦與制軍皆千乘爲偶合耳是則制軍與出賦兩不相謀而立鄉與計井之不能通爲一法亦明矣　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者小司徒注義同云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者明一軍則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所出也賈疏云鄭以經五兩卒旅師軍皆據在鄉內民數而言者以其凡出軍皆據六鄉爲數

是以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以鄭據在鄉之數而以家一人結之也孔廣森云郊外之軍賦馬牛車輦旗鼓戈盾皆出自私家六鄉之軍則自公家給之於民無取焉其車車僕之所共也其兵司兵之所授也其馬輿牛牧田牛田之所移也所貸於民者家出一卒而已云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者將卽軍之師吏帥卽師旅之師吏長卽卒伍之師吏司馬卽兩之師吏也通言之將帥司馬皆爲兵卒之長故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孔疏引鄭書注云師帥旅帥也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卿之吏者以六官之卿及六鄉之鄉大夫並爲命卿出軍時則於此十二卿中選擇以爲軍帥也書甘誓大戰於甘乃召六卿毛詩大雅棫樸及禮記曲禮孔疏引

鄭書注云六鄉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劉劭爵制云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素信者與衆相得也故啟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爲將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也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爲稱其在軍也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爲號所以異在國之名也案劉氏謂軍將卽以六鄉大夫爲之蓋據平時常法而言六韜農器篇亦云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此並言鄉吏卽可爲軍將也賈疏云鄭云選於六官者謂王朝六卿此六軍之將還選六卿中有武者爲軍將也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據六鄉大夫及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中有武者今出軍之爵還遣在鄉所管之

長爲軍吏也鄭必知還遣本長爲軍吏者見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且經並據在鄉時尊卑而言故知因遣其鄉之官而領之也是以州長職注云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自黨已下注皆云因爲旅帥因爲卒長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爲義可知江永云軍將皆命卿如春秋時晉國之制則是以六官之長爲軍將矣然則元帥必冢宰乎觀宣王命將出師有其人不必六卿之長則亦惟王所命也黃以周云武王伐紂用三軍誓曰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是軍帥以正卿治事之塙證詒讓案國語說管子制齊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爲中軍國子高子各帥五鄉爲左右其制與此經不合而以軌長里有司連長鄉良人等帥其眾則與此經鄉吏爲長帥略同又魯語叔孫穆子曰天子作

帥公帥之以征不德鄭注云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爲王
卿士者也周禮軍將皆命卿據鄭說則彼公卽此經命卿也云
自鄉已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者謂師帥以下軍吏則專選鄉吏
中州長以下德任者兼之不選六官試攷以下官也賈疏云按
大司馬云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鄭云鄉遂大夫或載旜或載物
衆屬軍吏無所將則自鄉已下至伍長有武德堪任爲軍之吏
者乃兼官兼官者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若無武德不堪任
爲軍吏者則衆屬他軍吏身不待爲軍吏是無所將也是以詩
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鄭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未遇爵命
服士服而來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吏任爲軍將是代爲軍
將之事則王朝之官有武德者皆可代爲軍吏也鄭司農云王

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故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者明此三等侯國與左傳同也賈疏云春秋成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衞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衞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衞蓋指此爲大國次國小國也云又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者左襄十四年傳云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杜注云成國大國也案鄭王制注以方五百里者爲

大國方四百里三百里者爲次國方二百里及百里者爲小國賈疏本彼注義謂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晉侯爵以霸主得置三軍是謂侯未成國三軍非其本制左傳孔疏則據大宗伯七命賜國注云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謂此經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當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諸侯五等唯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於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得同於侯也是孔謂晉於正法得置三軍今攷大宗伯注本作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孔所據乃誤本也然則彼注成國本兼伯言之竊疑左傳成國亦當通公侯伯而言彼云不過半天子之軍明有不及半者亦得爲成國也先鄭引左傳之意或亦如是但晉侯爵爲次國正法不得立

三軍則容如賈說魯頌公車千乘亦止二軍卽其證也又案凡制軍之數與鄉遂必相應魯於正法止有二軍而書費誓有三郊三遂則本有三軍國語魯語韋注云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不知何據竊意魯初三軍或伯禽特受襃賜非常法也其後世復侯國之常制乃減爲二軍故穀梁昭五年舍中軍傳云貴復正也范注云魯次國舊二軍是也若詩魯頌以頌偁千乘爲卽三軍則金鶚已糾其誤矣引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旣儆旣戒惠此南國者釋文云儆本亦作敬案毛詩本作敬毛傳云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鄭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與者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

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勅以無暴掠爲之害也又引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者大雅棫樸篇文在文王之什故引稱文王也毛傳云天子六軍鄭箋云于往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覃疏云此經言軍而詩云師者此皆軍也故鄭荅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卽六軍也然軍旅卒兩皆衆名獨舉師者故易師彖云師貞丈人吉无咎軍二千

五百人爲師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爲人之長故吉无咎謂天子諸侯而主軍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兵衆之名移矣正言師者出兵而多以軍爲名次以師名少旅爲名言師舉中言之也由此言之故以師爲大名不言軍爲其大悉不言旅爲其中故以師表名見其得中以兼上下言多以軍爲名謂征伐次以師爲名謂君行師從少以旅爲名謂卿行旅從之時也案賈說是也棫樸大師之義傳箋不同先鄭此注引彼六師證此六軍卽依毛義後鄭不破之則亦與毛及先鄭義同與詩箋義異棫樸孔疏亦駁箋說云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

耳此正荅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
幷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
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
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案據孔說則臨碩引詩六師以難此
經之六軍雖與棫樸箋說異而以六師與六軍爲一則同鄭釋
則正依毛說與此注不破先鄭同足證彼箋之不爲定論矣又
賈述易詩彖義卽後鄭易注佚文天府疏及棫樸疏所引並略
同云此剛爲六軍之見于經也者于釋文作於是也各本並誤
賈疏云此引春秋及大雅常武與文王皆是正經故云之見於
經也云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
一軍之見于傳也者于亦當作於賈疏云莊十六年傳文以其

新升晉國雖爲侯爵以小國軍法命之故一軍也云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者賈疏云宣十二年欒武子說楚之軍法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服氏云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五十人曰偏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引之以證卒是百人兩爲二十五人意也案據賈說則服意蓋謂一廣有卒百人是爲廣包二偏偏包二兩偏兩即一卒之內所含之數左傳杜注則云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卒一廣凡一百二十五人卒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依杜說則以卒包偏別以兩裨卒一廣凡一百二十五人李祈闓對釋左傳亦謂兩在卒

外而云五十八兩兩每乘百五十人與服杜後異先鄭義或當
與服同也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疏一軍則二府六
史胥十人徒百人者賈疏云此非常也有軍則置之無則已府
史不言府二人史六人而逆言其數者欲見所置非常故倒言
以見義也詒讓案六軍則十二府三十六史六十胥六百徒也
此皆在軍別置與大司馬本屬之府史胥徒在官府者異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故書
勳作勛鄭司農云勛讀爲勳勳功也此官主功賞故曰掌六鄉
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疏司勳者掌功賞之事軍事所尤重故屬
夏官 注云故書勳作勛鄭司農云勛讀爲勳者段玉裁云說
文力部曰勳能成王功也勛古文勳也是勛古文勳小篆實一

字司農官云勛勳古今字而云讀爲者時無勛字不敢定爲即勳盡從易字之例也員聲熏聲聲類同在文魂部于叔重乃定爲一字許賈侍中說與云勳功也者爾雅釋詁文云此官主功賞故曰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者據本職文說附功之義也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疏】馬質者賈疏云馬者主以供軍之用馬質主平馬買賈之故亦列職居前也然不使與校人相近而在此者平馬大小賈直故使與量人相近故也以其主馬故屬夏官詒讓案馬質兼掌給六軍之馬與校人專掌王馬異故與司勳掌六鄉賞地之官相次而不屬校人　注云質平也者地官敘官質人注同云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者質人主平定物賈

此馬質亦主平定馬大小之賈直故皆以質名官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量猶度也謂以丈尺度地【疏】量人者掌建國之法及邦國之地與司馬制畿封國事相因故亦屬夏官　注云量猶度也者說文重部云量稱輕重也引申之以丈尺量度長短遠近亦通謂之量廣雅釋詁亦云量度也云謂以丈尺度地者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注云度丈尺也以其職掌建國之法量市朝道巷門渠等是度地之事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小子主祭祀之小事【疏】小子者掌小祭祀羞羊肆等故列羊人之前而屬夏官　注云小子主祭祀之小事者即薦羞及釁珥飾牲之事是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疏】羊人者此亦以五行

象類屬夏官也庖人注云羊屬司馬火也月令注云羊火畜也又少牢饋食禮司馬刲羊注引尚書傳云羊屬火賈疏云羊人在此者以其職有掌羊牲及祭祀割牲等之事羊屬南方火司馬火官故在此按說卦云兌爲羊注云其畜好剛鹵又易說云大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玉羊者西嶽之精而羊不在西方者羊有二義按五行傳云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云羊畜之遠視者屬視故列在夏官兌爲羊又屬西方也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書亦或爲燋爟爲私火玄謂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疏司爟者此亦以五行象類屬夏官也賈疏云在此者按其職有行火之政令火屬南方故在此也

注云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書亦或爲㸌者爟燋形近而譌說文火部云爟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重文烜或从亘又云燋所以然持火也周禮曰以明火爇燋也案許於爟下引司爟文燋下引菙氏文則許亦從杜讀爲爟矣陳壽祺呂飛鵬並謂爟有二義其云取火於日者秋官之司烜也云舉火曰爟並引司爟經文即此行火之司爟也案陳呂說是也許所見周禮蓋夏秋二官並作爟字與杜鄭所校故書又微異許意以取火於日爲爟之本訓舉火爲別訓秋官之司爟氏本訓也此司爟爲別訓故引此職文於舉火之後明與前一義別也淮南子氾論訓祓之以爟火高注云爟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祓除不

詳也亦兼夏秋二官爲訓足與許書互證亦詳秋官敘官疏黃以周云依說文爟即司烜氏之烜字則司爟當從故書作燋記曰執燭抱燋四時抱燋變國火故名其官曰司燋案黃說亦通又案說文舉火曰爟段玉裁謂即秦漢權火之制呂氏春秋本味篇高注亦以周禮司爟與權火爲一然於經無文杜鄭訓讀亦與權火不合蓋並不取之矣詳本職疏云爟爲私火者段玉裁云爲謂字之誤私火者對司烜祭祀之火而言賈疏云民間理爨之火爲私火詒讓案本職云凡祭祀則祭爟則不專屬私火矣故後鄭不從云玄謂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者此從杜校擬其音也爟觀聲類同予若觀火書盤庚文賈疏云盤庚告其羣臣不欲從而匿情者予若觀熱也我有刑罰如熱火可畏孔

安國以觀爲覶我覶汝情如覶火與鄭義異也案賈所述書義蓋本鄭書注黃以周云鄭從子春司農說以爟烜爲二字說與許異故此注云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彼注云烜讀如衞侯燬之燬以別其音義之不同云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者段玉裁云此說其義也燕俗名湯熱爲觀此即涫字說文涫䰞也今俗語滾水是也古音觀涫爟三字同音官因湯熱爲涫知熱火謂之爟下文云四時變國火則不得訓爲私火故易其義也案段說是也鄭以此爟字義訓難通故引俗語以明之賈疏謂對司烜明火爲冷火誤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疏

固者此官與司險掌疆並掌畿疆守固之事故亦屬夏官　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者說文口部云固四塞也國策秦策云秦東有肴函之固高注云固堅牢難攻易守也此官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等皆國所依阻以爲堅固之事也云國曰固野曰險者說文𨸏部云險阻難也賈疏云對下文司險是在野之義也以其掌固職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職云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皆據在野而言故知在野曰險引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賈疏云易坎卦彖云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引之證固是在國王公設之以守國若然易云王公設險險卽此固以其言王公設之非是在野自然之險者也是對文則險固異散則險

國通名也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疆界也疏

掌疆者職闕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又封人云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是王國邦國都邑及九畿並有疆界掌疆所掌蓋職其守備之事胡匡衷云左桓十七年傳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疆吏疑即掌疆也　注云疆界也者大司徒注義同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候候迎賓客之來者疏候人者賈疏云按其職云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是候迎賓客之事故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

殿亦是武事故在此也詒讓案淮南子時則訓九月官候又兵略訓云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許注云軍候候望者也此別主行軍斥候之事國語晉語所謂候遮扞衞是也左成二年傳晉有候正晉語又有元候亦稱候奄似皆與此不同互詳本職疏　注云候候迎賓客之來者者說文人部云候伺望也此候人亦伺望賓客之來而迎之故以爲名據本職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則候人兼主送賓客故毛詩曹風候人傳云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疏云案春秋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境爲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若候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

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
衛奸寇雖復同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疏
環人者賈疏云按其職云掌致師察軍慝皆是軍師之事也故
在此也　注云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者說文玉部云環璧也
此借為還字鄉飲酒禮注云還猶退廣雅釋言云卻返也段玉
裁云此還讀為往還之還秋官環人讀為環繞之還洪頤煊云
環通作擐左氏成二年傳擐甲執兵杜注擐貫也下文環四方
之故亦謂其威武禦敵與秋官環人義別案洪說亦通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挈讀如絜髮之絜壺盛
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為漏疏挈壺氏者賈疏云按其職云掌

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又云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㰌皆爲軍事故在此也　注云挈讀如絜髮之絜者賈疏云詩云總角之宴毛傳云總角結髮此鄭依毛傳絜即結之義也段玉裁云絜髮猶束髮也讀如絜者擬其音也說文曰挈縣持也縣而持之曰挈因以爲凡縣之名挈壺挈轡挈畚是也詒讓案釋名釋姿容云挈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鄭大學注云絜猶結也挈也是挈絜結聲義並通云壺盛水器也者壺以盛酒亦以盛水所盛雖異其形制蓋略同詳司尊彝疏云世主挈壺水以爲漏者喪大記注云壺漏水之器也賈疏云以其稱氏此則官有世功則以官爲氏故以世主解之也案挈壺水爲漏事詳本職注凡官名氏者鄭賈並以世官爲釋義未塙詳天官敘

官及考工記敘疏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射人者大射儀注云司馬政官主射禮故此官掌射法亦屬夏官也云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者射人之長撿弓謂之射人師又凡行射禮以射人爲射正大射儀有大射正注云射人之長蓋若此下大夫二人又有小射正蓋若此上士四人下士八人等但彼侯國之制爵次當遞降一等耳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服不服不服之獸者[疏]服不氏者此官掌教擾猛獸與用狩之事相逼故屬司馬又贊射事故冢射人而次之　注云服不服不服之獸者者猛獸桀鷙不可馴服此官主教擾之故以服不爲名逸周書周祝篇云山之深也虎

豹貔貅何為可服即此服不之義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疏】射鳥氏者此官掌射鳥又射掌取矢與服不氏相類故次其後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能以羅罔捕鳥者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疏】羅氏者此官掌捕鳥掌畜掌養鳥雖掌並與射鳥氏相類故次其後　注云能以羅罔捕鳥者者釋文捕作搏云本又作捕案搏捕古今字詳小司徒疏說文网部云羅以絲罟鳥也古者芒氏初作羅爾雅釋器云鳥罟謂之羅郭注云謂羅絡之毛詩王風兔爰傳云鳥網為羅孔疏引李巡云鳥飛張網以羅之案凡捕鳥捕獸捕魚並有用罔此官專掌捕鳥故羅氏名官析言之則羅專為捕鳥之罔通言之則凡罔並得稱

羅大司馬云羅弊是也引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

者賈疏云按彼云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彼

大羅氏則此羅氏爲一彼稱大對諸侯此直曰羅氏此無所對

故不稱大此職唯羅鳥不主獸彼兼言獸者諸侯所貢鳥獸屬

焉則兼掌所貢之獸也詒讓案呂氏春秋仲秋紀高注引此經

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亦兼據禮記文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畜謂斂而養之疏注

云畜謂斂而養之者釋名釋言語云畜蓄也斂謂收聚之此官

掌養鳥故取蓄養爲義與庖人六畜字異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疏司士下大夫二人者賈疏云以其職云掌以

德詔爵以功詔祿與大司馬云進賢興功同故列職於此也詒讓案大戴禮記盛德篇云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亦足證司士屬夏官之義燕禮少牢饋食禮並有司士文王世子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是侯國亦有此官左成十八年傳說晉有司士則卽後司右與此職異云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者少牢饋食禮有司士贊者蓋卽此中士以下是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 疏 諸子者掌國子之倅又以軍法治之故亦屬司馬又國子之選備宿衛給侍從者謂之士庶子凡庶子之班敘次於命士並此官掌之故次司士之

後　注云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者以其職云掌國子之倅國子即公卿大夫士之子不分適庶也云或曰庶子者據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鄭彼注云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是此諸子亦稱庶子也燕義載此諸子職文亦稱庶子又書康誥云矧惟外庶子訓人僞孔傳云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蓋亦以此諸子官爲釋互詳本職疏胡匡衷云諸庶訓皆爲眾諸子庶子皆掌國子國子眾多故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俞正燮云宮伯外饔酒正司士彖胥職庶子在士下大僕職御庶子在僕下掌客職云王巡狩國君致從者士賦諸侯卿庶子眡諸侯大夫庶子從王禮在士從王下朝大夫序官庶子入人列在士府史下燕禮大射禮有庶子執燭阼

階上大射儀獲者執薦庶子執俎從之設於乏南與服不氏徒四人等至夏官諸子則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蓋諸子庶子名同而事異文王世子之庶子及後世太子王侯庶子官與夏官諸子通此一庶子也燕禮大射儀之庶子與周官凡所正名庶子者同此又一庶子也管子戒篇云中婦諸子亦言女使賤役新序雜事五云胡亥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是諸子先食而待饗爲近侍小臣或亦名諸子與諸子官無涉案俞說甚覈此經通例凡王族及公卿大夫之士子弟其入學者爲國子國子之備宿衛侍從於王者爲士庶子此諸子皆掌國子庶子之官也象胥掌客二職及燕禮載庶子禮秩咸

在士下故司士掌士此官掌庶子二官相次以其掌庶子故燕禮謂之庶子正文王世子及燕義之庶子卽庶子正亦卽此諸子官也燕禮大射儀之稱庶子者畢於庶子正及此經所稱士庶子則皆此官所領之屬及所掌之人兩者雖微不同然燕義之庶子本通正屬言之與此經義不迕也互詳宮伯疏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疏司右上士二人者賈疏云王車之右執干戈以衞王亦是武事故在此也詒讓案本職云掌羣右之政令則此官司衆乘車兵車之右職重員多故司士謂之大右然王五路之右則非其所屬故不列諸右之前蓋三右雖亦進於羣右而爵秩特尊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司右爵止上

士僅與道右相等明不與彼爲長也又左成十八年傳云荀賓爲右司士屬焉孔疏引服虔以爲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彼晉官制與此經名異 注云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者賈疏云其職云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云選右當於中是用勇力充之者也案御覽兵部引五經要義云國君及元帥戎車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右彼據王侯元帥戎車法也乘車則尊者居左御居中尋常兵車將卒所乘與乘車同而右則常充車右是中左有時更易右則有常位故以右爲名也詳後疏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 疏虎賁

氏者此官與旅賁氏節服氏並以力之士掌王出入先後儀衛之事故亦屬司馬而次司右之後樂記注云賁猶怒也書牧誓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僞孔傳云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風俗通義正失篇說書虎賁云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賁讀與奔同言如猛獸之奔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云虎賁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走古有勇士孟賁改奔曰賁蓋依此是也沈約宋書百官志說略同盧文弨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軍旅則介而趨皆以趨爲言者以賁即奔也古字本通用詩鄘風鶉之奔奔襄二十七年左氏傳禮記表記俱作賁賁宋志乃以爲王莽輔政以古有勇

士孟賁故以奔爲賁說殊無典據王引之云虎賁有爲衛之
臣者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立政綴衣虎賁顧命
虎賁百人是也有爲士卒武勇之稱者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
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楚策秦虎賁之士百餘萬是也
虎賁是士卒故云三千云百餘萬若周禮之虎賁氏但有虎士
八百人而已不得如是之多也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
賁三百人三百人當爲三千人因上文三百兩而誤也呂氏春
秋簡選篇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貴因篇武王選車三
百虎賁三千史記周本紀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人
數皆作三千不作三百蓋一車十人古人有此兵制閔二年左
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車一乘

卒十人故革車三百兩得有虎賁之卒三千人不得云三百人也乃孟子趙注既誤以虎賁爲小臣書序傳又沿虎賁三百人之誤而以虎賁爲百夫長皆考之不審也案王説是也牧誓孟子所言虎賁皆指兵車之甲士而言故樂記謂之虎賁之士古制兵車一乘甲士十人互詳前疏云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者卽宿衛虎士之長帥書顧命所謂虎臣也彼僞孔傳又謂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卽此下大夫也　注云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者賈疏云以其在胥下例皆是徒今不言徒而曰虎士明先是徒之選有勇力者乃爲之以當徒處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疏旅賁氏者

賁疏云言旅見其衆言賁見其勇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旅衆也賁與奔同言爲奔走之任也案國語魯語云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又楚語左史倚相述衞武公曰在輿有旅賁之規然則天子有虎賁又有旅賁諸侯唯有旅賁不得有虎賁也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世爲王節所衣服疏注云世爲王節所衣服者賈疏云以其衣服與王爲節而稱氏故知官有世功則曰官族然凡稱氏者鄭雖不釋爲世功但注有詳略從可知也案此官掌王之冕服故以節服爲名賈謂若服與王爲節非也又經官名凡稱氏者亦不必皆世官鄭說未塙詳春官敘官疏又案書立政有綴衣虎賁僞孔傳云掌衣服孔疏以大僕掌

正王之服位爲釋殊不塙竊疑緇衣卽節服氏故與虎賁同舉矣

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疏方相氏狂夫四人者亦武士之類故亦屬司馬而次虎賁諸官之後狂夫無爵蓋與虎賁氏虎士同左閔二年傳狂夫阻之孔疏引服虔云方相之士蒙玄衣朱裳主索室中歐疫號之爲狂夫國語晉語韋注說同　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者釋文云放本或作瓬案放想言仿佛想象也說文人部云仿相似也漢書禮樂志相仿憁顏注云放憁猶髣髴也方與放仿瓬相與想聲類竝同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僕侍御於尊者之名

大僕其長也疏大僕者賈疏云凡言僕御者是武衛之事又大僕職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是凡僕御皆連類在此也云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者賈疏云大僕以下四官因仍同府史之等者大僕以下至御僕乃是別職同官故其府史胥徒也詒讓案凡諸職同府史胥徒者為同官亦燕禮注謂天子大僕小臣祭僕御僕皆同官故大僕射人職謂之僕人左僖二十四年襄三年傳並謂御僕為僕人大射儀有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注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彼經又有小臣正小臣師注云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燕禮亦有小臣師注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案鄭彼注於僕人正師不云同官

而於小臣正師並引大僕職爲釋賈燕禮疏遂謂諸侯兼官有
小臣無大僕依其說則僕人小臣止是一官何以大射經二官
並舉且僕人小臣又各有正有師則是四等必非小臣一官明
矣今以左傳攷之成六年晉有僕大夫昭十二年楚有正僕人
蓋卽僕人正而僕人師檀弓又作卜人師左傳孔疏及禮記釋
文並謂卽此大僕則諸侯自有大僕之官不盡以小臣兼也以
意求之疑大射儀僕人正卽此大僕下大夫僕人師卽此御僕
下士小臣正卽此小臣上士小臣師卽此祭僕中士侯國亦備
此四官但爵當降於王臣耳蓋大僕御僕同稱僕人此經及左
傳既有可據而喪大記云君夫人之喪小臣復與祭僕大喪復
于小廟之文亦相應則祭僕小臣二職可互通之明證要以別

職同官故長屬大小不嫌通稱矣互詳本職疏　注云僕侍御於尊者之名者左傳文十八年杜注云僕御也說文丵部云僕給事者是凡侍御給事於尊者通名為僕此大僕祭僕御僕隸僕等並取侍御為名御僕於王尤親近故又稱御射義引逸詩云御于君所注云御猶侍也胡匡衷云大僕小臣皆侍從之官與僕馭官別周禮有大僕小臣等官又別有大馭中大夫與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皆掌馭車左傳諸侯有僕人又別有戎御等官其職各不相通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僕秦官掌輿馬注引應劭云周穆王所置也蓋大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是秦制以大僕掌輿馬而後之言官制者遂誤合兩職為一矣案胡說是也此大僕自是侍御之官周初建國即設之非穆王所置

也至秦改以僕夫爲大僕則與此名同職異應說殊誤云大僕
其長也者謂與小臣祭僕御僕隸僕三官爲長也書敘云穆王
命伯冏爲周大僕正正長義同爲孔傳云大僕大御中大夫則
謂卽後大馭非也又續漢書百官志大僕劉注引干寶云若漢
侍中案干益以職事相近故以爲況書立政云王左右常伯常
任文選劉琨荅盧諶詩李注引揚雄侍中箴又藉田賦注引應
劭漢官儀古文苑胡廣侍中箴並以常伯常任爲漢侍中以干
注參互證之常伯常任或卽此大僕之屬與立政又有綴衣孔
疏謂卽大僕則未塙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此吏而曰隸
以其事褻〔疏〕隸僕者賈疏云以僕皆在此故亦在此但所掌事

褻故別官職不屬大僕案賈說非也隸僕亦當屬大僕但不同官耳　注云此吏而曰隸以其事褻者事褻謂若本職云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及王行洗乘石等並是勞褻之事賈疏云此經言下士二人即是吏按秋官有罪隸已下是奴稱隸以其掌褻故與賤同稱隸也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弁者古冠之大稱委貌緇布曰冠【疏】弁師者掌冕弁諸首服以亦是服御之事故次諸侍御官之後但弁師不與司服同屬春官又不與屨人同屬天官其義難通賈疏謂以夏物長大而盛壯人年長大乃冠以象夏故不同司服在春官而在此也其說亦未塙云工四人者爲弁冠及治弁飾等之工若考工記韋氏玉人雕人之屬是也

注云弁者古冠之大稱者說文皃部云皃冕也周曰弁殷曰吁夏曰收從皃象形重文弁或皃字案弁卽弁之隸變又說文冖部云冠弁冕之總名也士冠禮鄭注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白虎通義紼冕篇云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釋名釋首服云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鄭意析言之古首服有冕弁冠三者制別通言之則冕弁皆爲冠冕冠亦得言弁故此官兼掌冕弁而特以弁爲名也云委貌緇布曰冠者賈疏云此二者對皮弁爵弁六冕惟曰冠若散文亦得言弁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凶事服弁服皆得言弁也詒讓案此謂對文則冠與冕弁別也士冠記云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所謂緇布冠也委貌者司服之冠弁服鄭士冠禮注以爲

鄭玄注　孫詒讓疏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甲今之鎧也司甲兵戈盾官之長疏司甲者以下至槀人六官並掌戎器之官故亦屬司馬云府四人者掌甲兵之藏樂記云車甲衅而藏之府庫是也　注云甲今之鎧也者釋名釋兵鎧猶塏也塏堅重之言也或謂之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也廣雅釋器云函甲介鎧也書費誓孔疏云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經典皆言甲秦世以來始有鎧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字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也武億云鄭蓋以漢制況之謂漢名甲爲鎧其實用皮用金在古並有此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

之以爲劍鎧矛戟蚩尤已以金作鎧韓子其工之戰鐵銛矛者

及乎敵鎧不堅者傷乎體此又在蚩尤以前已云鎧鍪所從來

遠矣非自後世爲然春秋時此制益廣吳越春秋王僚乃被棠

鐵之甲又戰國策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劉氏云謂以鐵

幕爲臂脛之衣呂氏春秋貴卒篇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

者曰吾丘鴆衣鐵甲操鐵杖以戰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諸

說妄爲區分其義非也案武說是也賈疏說亦與孔同誤云司

甲兵戈盾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此官下大夫又在上已下皆

王官故云長也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司兵者說

文攴部云兵械也案古者五戎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戈今時句孑戟 疏 司

戈盾者文王世子注引此官作司戈司盾分爲二官蓋記者之

誤　注云戈今時句孑戟者治氏注及書顧命孔疏引鄭書注

文選東京賦薛注義並同治氏注又云戟今三鋒戟也鄭謂戈

戟二兵漢時同名戟其句孑者乃古之戈也釋名釋兵云戈句

孑戟也戈過也所制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也方言

云戟楚謂之釨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

之閒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閒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

釨鏝胡郭注云釨取名於鉤釨也鉤釨鏝胡卽今雞鳴鉤釨戟

也案釨孑字通治氏先鄭注以胡爲孑然則鄭意蓋謂句孑卽

句明也賈疏云按冬官治氏爲戈戟戈則兩刃長六尺六寸戟

則三刃長丈六尺形既不同鄭云戈句孑戟而爲一物解之者

鄭舉漢法以況之漢時見戈有旁出者爲句孑亦名胡孑故號

戈爲句孑戟也案鄭賈說戈戟形制與古不合詳冶氏疏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司弓矢司弓弩矢箙官之長【疏】注云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

者賈疏云司弓矢下大夫已下繕人稾人皆士官故得與之爲

長也詒讓案大射儀云賓之矢則以授矢人於西堂下胡匡衷

謂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與彼矢人相當是也矢人蓋

即此官之屬與考工記矢人爲工別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繕

之言勁也善也【疏】繕人者此官與稾人並掌爲弓弩矢箙之官

皆司弓矢屬官故燕禮記謂繕人為弓人許本職疏　注云繕之言勁也者曲禮云急繕其怒注云繕讀曰勁是繕與勁通毛詩鄭風叔于田敘繕甲治兵箋云繕之言善也又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繕治也繕之言善也華嚴經音義引珠叢云凡治故造新皆謂之繕也管子輕重甲篇云弓弩多匡軫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即此繕人之工也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鄭司農云槀讀為芻槀之槀箭幹謂之槀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槀人疏注鄭司農云槀讀為芻槀之槀箭幹謂之槀　舊本作三槀字明注疏本又皆作槀並未是今依段玉裁黃丕烈校下二字從槀段云箭幹謂之槀芻槀字之引伸也說文槀稈也稈禾莖

五御而不言右也按巾車玉路居前戎路在後此右在前又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戎右官又尊右是官主事尚威武故戎右居前使官尊也

齊右下大夫二人充玉路金路之右【疏】注云充玉路金路之右者巾車云玉路以祀金路以賓此官兼充二車之右賈疏云充玉路爲主故云齊按曲禮云立如齊注齊謂祭祀時則齊雖旋於祭前當祭時亦名齊故得兼金玉二路而鄭不言亦以其齊同故也案賈說非也齊車以金路爲主故本職注亦云齊車金路玉自整齊之車也齊右與齊僕同事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蓋金玉二路雖同右而馭則齊僕專馭金路其玉路別爲大馭所掌明齊右充金路是其正玉路自是兼充賈謂充玉

路爲主非鄭恉也王朝覲會同必齊詳後疏

道右上士二人充象路之右疏注云充象路之右者本職注云道車象路也王行道德之車是也賈疏云在朝所以行道是以名車爲道車不兼而官卑者以其上四事飾故使兼此道右每日視朝行事繁故不兼以其事卑於齊戎之等故官職卑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馭之最尊疏大馭中大夫二人者此官與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爲五路之馭與右同掌車馬之事故冢諸右而次之此大馭即玉路駕馬之僕夫也校人云六繫爲廄廄一僕夫是五馭爲王路之馭而兼爲廄長種馬一廄故有中大夫二人彼注謂別有僕夫上士之官非也詳校人疏又案依校人良馬六馬皆以師領圉以趣馬領圉師以馭夫領趣馬以僕

夫領馭夫以校人領僕夫則此五路之馭及馭夫並校人之屬而列於其前者蓋以馭右類次於此與圶經長屬尊卑相次者不同亦變例也　注云馭之最尊者賈疏云以其御玉路以祀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尙械武此戎僕在後者以其僕雖駕馭爲難仍非武事故退戎僕於後進大馭於前也仍尊戎僕在齊僕之上而使中大夫爲之與戎右尊卑同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疏戎僕中大夫二人者此即戎路駕戎馬之僕夫也亦二廞廞中大夫一人　注云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者賈疏云上大僕巳下言僕並是侍御之官稱僕今此馭車之人亦言僕者在車亦是侍御之類

故云亦倚御於車也詁讓案戎僕亦謂之戎御又曰御戎國語晉語云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韋注云戎御御公戎車左成十八年傳云弁糾御戎使訓諸御知義又桓三年傳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杜注云御戎戎僕也

齊僕下大夫二人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

疏齊僕下大夫二人者此即金路馭齊馬之僕夫也亦二廄廄下大夫一人齊僕亦稱乘馬御左成十八年傳云程鄭為乘馬御杜注云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孔疏謂當此齊僕是也　注云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者賈疏云按曲禮下注云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是朝覲敬宗廟按覲禮及司儀會同之時設方明於壇上設六玉以

禮方明之壇是會同敬神明巾車云金路建大旂以賓則金路
主爲賓路賓路則諸侯與王行朝覲會同之禮故鄭以朝覲會
同以釋齊也詒讓案齊右注以齊車爲王自整齊之車者齊戒
與整齊義同又案朝禮春夏亦當受摯於廟詳大宗伯疏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王朝朝莫夕主御王以與諸臣行先王之
道［疏］道僕上士十有二人者此即象路駕道馬之僕夫也道馬
亦二廄宜用僕夫二人而爲上士十二人者以王朝夕燕出入
其事尤繁故於每廄一僕夫之外增設員數使得更番休直備
空闕也賈疏云按上齊右已下至齊僕皆二人唯戎右與道僕
人數多者則戎右有所斬殺故左氏傳晉縛秦囚萊駒爲右使
萊駒斬之故人多也道僕所以特多者以朝夕在朝來往駕馭

類而凡頒故人最多也　注云王朝朝莫夕者本職云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注云朝夕朝朝莫夕是也云主御王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者御當作馭凡五馭字經注並作馭與侍御字異各本並誤此釋象路名道中之義道右職注云王行道德之車與此注義同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疏】田僕上士十有二人者此即田路駕田馬之僕夫也亦於二廄僕夫二人之外增設員數與道僕同賈疏云人亦多者王有四時之田兼有園囿遊獵及取鮮獸之等亦是事繁而難故亦特多也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疏】馭夫者即二車使車從車之馭而兼為繁長以其為僕夫之屬官故次其後賈疏云馭夫總

六十人按校人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則馬

三十六匹一馭夫計良二千一百六十匹則六十馭夫又駑六

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則一馭夫主四百三十二

匹駑千二百九十六匹則馭夫三人幷前六十三人與此不合

者葢此序官脫三人也案經中下士共六十人即良馬五種十

廏之馭夫也其駑馬一廏之馭夫經無文賈依注說議補三人

未知是否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校人馬官

之長【疏】校人中大夫二人者此官主馬爲左右校之長而兼領

五馭馭夫故列僕馭及養馬諸官之閒左哀三年傳云校人乘

馬則魯亦有此官校人之長亦稱校正周書大武篇云校正屬御左成十八年傳云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又襄九年傳云命校正出馬杜注云校正主馬官孔疏謂當此校人案依本職則僕夫屬校人而左傳以校正屬戎御疑晉制與周異也云府四人者韓非子亡徵篇云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馬府蓋即校人之府也　注云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者宋余仁仲本言校校視兩校字並作挍釋文云校人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挍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注校之校人同段玉裁云案此釋文則校人校之從木言校仍校從手後人因說文無從手之字遂槩從木錢大昕云說文手部無挍字漢碑木旁字多作手旁此隸體之變非別有挍字六朝俗師妄生分別而陸亦從而和

之傾倒甚矣孟子徹者徹也禮記齊之言齊也皆以義釋名非
有異文案錢斥陸本之說是也盧文弨說同凡秦漢古書以義
訓名不嫌同字此例甚多據釋文蓋六朝時寫本經注五校字
或皆作從手之挍陸氏於經從校注則正其二而仍其二不借
其皆誤體亦其疏也然陸意注言校校視亦爲比校之義則不
誤國語晉語韋注云仍數也仍校視之言數考校閱視之以審
馬之阜蕃肥健與否賈疏謂鄭讀從曲禮少儀效馬效羊之效
取效見之義則誤又案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云養馬稱校人
者謂以木爲闌校以養馬耳故呼爲闌也焦循云師古解校人
是也廣雅釋本云校柴也哀四年公羊傳亡國之社蓋揜之揜
其上而柴其下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是柴即

棧亦棧即棧也管子內業篇傳馬棧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蓋編木閑其四面用以畜馬則爲馬棧亦即爲校爲閑案顏焦說是也本職云六廄成校校有左右是校爲馬廄之總名與閑義略同此官掌左右校之馬即以名官本職自明此注校視之義與經不甚合至孟子萬章篇說鄭子產使校人畜生魚於池趙注云校人主池沼小吏彼校因下吏與此官名偶同固迥不相涉也云校人馬官之長者賈疏云與下趣馬至圉人爲長有事皆取長官法度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趣馬趣養馬者也鄭司農說以詩曰蹶爲趣馬【疏】趣馬下士皁一人者自此至圉人六官並掌養馬

屬於校人故次其後校人云三乘爲皁沈彤云十二匹爲皁駑
馬與良馬同詒讓案皁早之譌別詳大司徒疏此皁爲廄櫪之
名方言云櫪梁宋齊楚北燕之閒或謂之樎或謂之皁郭注云
養馬器也周書羅匡篇云皁畜約制孔注云皁廄別名莊子馬
蹄篇云編之以皁棧釋文引崔譔云皁馬閑也呂氏春秋權勳
篇云猶取之內皁而著之外皁也高注云皁櫪也史記鄒陽傳
集解引漢書音義云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案皁蓋閑廄
之小者此趣馬每皁一人據良馬言之若駑馬則與此異依校
人職良馬駑馬之數計之良馬每種二廄凡三十六皁趣馬三
十六人五種十廄凡一百八十皁趣馬百八十人駑馬依經文
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三之爲趣馬二十四人

更以三乘爲皁計之二十四趣馬凡馬三千七十二匹爲七百
六十八乘二百五十六皁是一趣馬掌十皁尚餘十六皁無所
隸合良駑十二廏凡趣馬二百四人也依鄭注義良馬數如經
不改駑馬並破八爲六則駑馬每皁圉師一人六圉師一趣馬
六趣馬一馭夫三之爲趣馬十八人每一趣馬有六車合良駑
十二廏凡趣馬一百九十八人也又案月令季秋說天子教田
獵云命七騶咸駕注以七騶爲即趣馬呂氏春秋季秋紀高注
說同蔡中郎集月令問荅云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
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
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
六也月令孔疏引皇氏則云天子馬有六種又有總主之人幷

六騶爲七案此趣馬名掌其阜無總主之人至蔡引左成十八年傳六騶則非天子之制彼杜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蔡杜皆據此經而義互異恐皆不塙云徒四人者亦據良馬每阜之數也徒掌在阜養馬故古書亦通謂之阜左昭七年傳云士臣阜此徒亦爲下士之屬與彼正相應史記索隱引韋昭云阜養馬之官下士也司馬貞云養馬之官其衣阜也二說並不足據依校人職良馬十廄徒七百二十人駑馬二廄一千二十四人通一千七百四十四人也依鄭義駑馬十八趣馬爲百八阜徒四百三十二人良駑通一千一百五十二人也　注云趣馬趣養馬者也者說文走部云趣疾也又馬部云騶廄御也依許說此趣卽騶之叚字後漢書張讓傳李注云騶

養馬人國語楚語說齊有騶馬繻卽趣馬官也鄭則就趣字本義釋之謂養馬事繫此官並督令促疾也說與許盡小異書立政亦作趣馬云鄭司農說以詩曰蹶維趣馬者小雅十月之交篇文引以證彼趣馬卽此官也惟今詩作維鄭彼箋云蹶氏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疏謂言中士者字誤阮元云毛詩作維三家詩作惟釋文出蹶惟二字賈疏引注作惟是也諸本作維非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

疏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者此卽醫治疾馬之官天子馬六種十二閑其數將多故別設醫官不并入獸醫賈疏云巫知馬祟醫知馬疾故連類在此也云賈二人者賈疏云治馬

死生須知馬價故有賈人也　注云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者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並見校人職鄭意此官掌治馬疾而名巫者以馬疾或由犯神當使巫祓治之故巫醫兩有也俞樾云巫馬職但云掌養馬疾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無一字及祭然則巫馬非巫也巫猶醫也楚辭天問篇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鮌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通稱蓋醫之先亦巫也說文酉部曰古者巫彭初作醫是也故廣雅釋詁曰醫巫也其字亦或從巫爾雅釋地醫無閭釋文曰李本作毉是也巫馬即馬醫因其所屬有醫四人故於其長尊之曰巫耳案俞說是也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牧放馬而養之疏牧師者此官爲牧馬官之長故稱師也　注云主牧放馬而養之者謂放馬於牧地而養之牧人掌養六牲此牧師專主養馬亦稱牧者六牲得通也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廋之言數疏廋人者亦省稱廋聘禮記云肠肉及廋車注云廋廋人是也云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者沈彤云下士及史每閑二人天子十二閑則二十四人徒每閑二十人則二百四十人　注云廋之言數者釋文出數也二字是陸本數下有也字明監本亦有廣雅釋詁云廋藪取也廋藪數聲義並相近此廋人掌十二閑之馬政亦取校數之義也郊特牲帝牛必在滌三月鄭注云滌牢中所

抾除虛也彼釋文載一本抾作㨯孔疏云抾謂㨯埽清除故周禮掌養馬者謂之㨯人案孔說與鄭此注異而義亦通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養馬曰圉四馬爲乘良善也麗耦也〔疏〕圉師乘一人徒二人者依校人職良馬五種十廄共馬二千一百六十匹爲五百四十乘凡圉師五百四十人徒一千八十人駑馬二廄依經文馬三千七十二匹一千五百三十六麗七百六十八乘八麗一圉師凡一百九十二人徒三百八十四人合良駑十二廄凡圉師七百三十二人徒一千四百六十四人依鄭讀駑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六百四十八麗三百二十四乘六麗一師則圉師一百八人每乘徒二人則六百四十八人合良駑共圉師六百四十八人徒一

千七百二十八人云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者九章筭術音義引字林云駑駘也依校人職良馬五種十廄圉人匹一人凡二千一百六十人駑馬三廄圉人麗一人依經文凡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合良駑十二廄凡圉人三千六百九十六人依鄭讀駑馬圉人凡六百四十八人合良駑十二廄凡二千八百八人也左莊三十二年傳魯有圉人犖史記魯世家作鄧扈樂公羊宣七年何注云養馬者曰扈扈卽圉人也　注云養馬曰圉者本職先鄭注義同說文㚔部云圉一曰圉人掌馬者左昭七年傳云馬有圉牛有牧杜注云養馬曰圉養牛曰牧此經養馬有圉師又有牧師掌牧地者牧圉對文則異散文亦通云四馬爲乘者本職先鄭注云四匹爲乘管子乘馬篇云一乘者四

馬也乘四馬故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云良善也者王府注同

云麗耦也者說文鹿部云麗旅行也引伸爲兩偶之偁小爾雅廣言云麗兩也詩鄘風干旄孔疏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廣雅釋詁云儷耦也方言云儷數也郭注云偶物爲儷麗儷字並通校人注亦同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

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疏】職方氏中大夫四人者洪适隸釋載漢樊毅脩華嶽碑引周禮識方氏舉謂之西嶽案職識聲類同說漢經師或有讀職爲識者義亦得通也賈疏云在此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事相成故在此此官尊而人多以其共天下

人民貢賦之事事繫故也　注云職主也者亨人注同云主四方之職貢者者本職云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是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亦訓職爲主云是伯分主東西者此官與彼異而職方訓義同云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者與下土方氏至撣人等十官爲長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疏土方氏者自此至形方氏五職並掌四方疆域教治之官故類列於此　注云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者敘官云土讀爲度此官主相度四方故曰度方氏其職云以土地相宅注曰土地猶度地是鄭意正以土爲相度之度乃於此注曰主四方邦國之土地又似以本字讀之

者失之矣土度古通用說見大司徒案俞是也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疏】注云懷來也者爾雅釋言文云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者亦據本職文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合方氏主合同四方之事【疏】注云合方氏主合同四方之事者小行人注云合同也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訓道也主教道四方之民【疏】注云訓道也者爾雅釋詁文云主教道四方之民者說文言部云訓說教也訓道即教道本職云正歲則布而訓四方明取教道四方之民故名訓方氏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疏注云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者遂人云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注云形體謂制分界也司馬法仁本篇云以土地形諸侯此官主正邦國之封疆故亦以形方爲名猶營國謂之體國矣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山師者此官與川師邍師並掌邦國土地名物之官故次職方諸官之後賈疏云按其職云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按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天子立山師以遂掌之使貢故與職方亦連類在此也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遂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遂地之廣平者 [疏] 注云遂地之廣平者者爾雅釋地云廣平曰原詩小雅公劉孔疏引李巡云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釋名釋地云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案遂原古今字經例用古字作遂注用今字當作原詳大司徒疏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匡正也主正諸侯以法則 [疏] 匡人者此官與撢人主巡行邦國諭達教治之官故次諸掌土地官之後 注云匡正也者爾雅釋言文云主正諸侯以法則者據本職文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 [疏] 注云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者釋文云撢與探同案撢者

撣之隸變說文手部云撣提也提遠取之也據許書則撣提義同而字異爾雅釋詁云探取也謂探取王之志意序述之以語天下也俞樾云撣其職云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曰誦曰道曰語皆言說之義疑撣字當讀爲譚說文言部談語也無譚字蓋古或段撣爲談因又變其字作譚耳莊子則陽篇夫子何不譚我于王乎釋文引李注曰譚說也案俞說亦通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

疏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者此官與家司馬及各官之都宗人家宗人秋官之都士家士皆都家私臣之受命於王者也左昭

二十年傳楚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建鄭此以其掌采地軍賦得以職事自達於王朝故亦以事類附列夏官之末而實非大司馬之屬官也鄭唯以家司馬爲家臣而以都司馬爲王臣則王國但置一官以總治都家之軍賦足矣何必每都爲設官於國乎賈疏謂上士已下王自以臣爲司馬遙掌都內亦沿鄭說之誤　注云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者鄭意此都唯據大都言之不含小都也賈疏云不通卿大夫者按司裘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卿不入諸侯之中故知義然按此都亦當兼小都卿之采地言之賈疑有挩文賈說非是詳後疏云司馬主其軍賦者賈疏云卽司馬法云成出士十人徒二十人之等並是都司馬所主也詒讓案主都家軍賦之官

亦謂之司馬者若伍長大司馬職謂之公司馬彼注云雖卑同其號是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疏】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舊本並誤吳廷華云此文似經不似序官據春官序官云都宗人上士二人云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秋官序官云都士中士二人云家士亦如之此序官語也此不言家司馬官數多寡如何第云各使其臣則經語而非序官語據都司馬職云掌都之士庶子云云又云家司馬亦如之其語

與春秋兩序官相似且家司馬無文則可知此語爲家司馬經
文其經文家司馬亦如之六字則序官語羼錯簡耳姜兆錫云
家司馬亦如之者其官若役猶都司馬之數每家上中下士各
若干府史胥徒各若干也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者其職亦
猶都司馬之職但都司馬掌其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而
家司馬則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也此其序官序職義以類
從亦瞭然矣況家司馬亦如之句若在序職則是其職亦如都
司馬之掌其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也而此序官乃又云
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是彼此矛盾豈字句之小譌而已哉
案吳姜二說是也沈彤江永說同右夏官之屬卿一人中大夫
十四人下大夫三十人上士六十七人中士百五十八人下士

二百六十七人府六十七人史二百五人胥二百四十五人徒二千一百八十八人賈八人工四人醫四人虎士八百人方相氏狂夫四人凡正官自卿至庶人總四千七十一人又趣馬每皁下士一人徒四人依經下士二百四人徒一千七百四十四人依鄭讀下士一百九十八人徒一千一百五十二人閑師每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每匹一人駑馬每麗一人依經圉師七百三十二人徒一千四百六十四人圉人三千六百九十六人依鄭讀圉師六百四十八人徒一千七百二十八人圉人二千八百八人未知孰是又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有員數無總數又家司馬無員數又六軍軍將卿六人師帥中大夫三十人旅帥下

大夫百五十人卒長上士七百五十人兩司馬中士三千人伍長下士一萬五千人又府十二人史三十六人胥六十人徒六百人皆出軍權設以上三者皆不可計大凡可計者總四千七十一人　注云家邑大夫采地者賈疏云按載師職家邑任稍地謂大夫采地小都任縣地謂卿之采地大都任疆地謂三公采地則卿入小都中今此經直言家而小都入家中不在上都中者司馬主軍事嚴凝爲主須辨尊卑故依司裘卿與大夫不得稱諸侯者爲家又不使王臣爲之也若然都宗人家宗人及都士家士皆使王臣爲之者都家宗人有祖王之廟九皇六十四民王所當祭故使王臣爲之都家之士以獄訟刑罪王政之重非王臣不決故亦使王臣爲之但非嚴凝故卿入都耳詒讓

某家司馬專指大夫家邑之司馬也此注兩鄉字疑皆後人所揭蓋夏官之有都司馬家司馬猶春官之有都宗人家宗人秋官之有都士家士也春官敘官都宗人家宗人注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邑方士職注義同雖此以鄉與大夫同屬家不入都內同此都家分職而注乃互異且與載師鄉食小都之文顯相違牾故都司馬職家司馬亦如之注云大夫家臣爲司馬者亦不言鄉之家臣則此注爲傳寫之誤無疑賈疏所見本已誤故援司裘鄉大夫共麋侯之文又謂司馬主軍事須辨尊卑强爲斡旋不知都家宗人主禮都士家士主刑何以不辨尊卑且春官秋官注不據鄉大夫共麋侯之文此獨據而合之果何說乎又案都宗人家宗人都士家士

亦家臣之命於王者非王臣也賈說亦誤詳春官秋官敘官疏云正猶聽也者凡聽受職事及聽斷政治並謂之正本職云以聽國司馬是正聽義同云公司馬國司馬也者本職注云大司馬之屬皆是對家司馬爲私臣故云公司馬明與大司馬職公司馬爲伍長之專稱異也職喪國有司亦云公有司注云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義與此同云則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者明家司馬卽家之臣鄭意此對上王子弟及三公采地王爲特置都司馬實則都司馬亦當爲家臣非王所特置也云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者胡匡衷云少牢饋食禮司馬刲羊大夫家臣爲司馬者如家司馬之職攷左傳有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又

襄二十三年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杜注馬正家司馬是大夫自以其家臣爲司馬也云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者明與職喪國有司義同賈疏云其職云以聽於國司馬對此從下向上則曰公司馬

周禮正義卷五十四終